

# 冬夜，月光和少年

◇ 张桂林

一

仍记得我在山东度过的第一个冬天。夜里，我被二广喊醒。胡同里灌满了月光，没有人影。树木、草垛、屋檐，渠边沟畔仍然站立的秸秆，院落里忘记收起来已冻干的衣物、有裂纹的瓦盆，走村串巷的狗丢弃在路边的一块骨头，这些风中之物发出大小强弱的声音，好像一白须老者抖动身躯拨动百千琴弦，那声响幻化成旌旗猎猎，席卷倾泻的月光，白花花，呼啦啦，冷飕飕，寒气逼人。我的胸腔好似一个暖窖灌进来一根根冰溜子，冰水在身体里漫延。

我来到生产队的院子。院子里一片漆黑，拉着铁丝的木桩子呆呆地立着，铁丝上没有挂粉条。那些乍冻还软的粉条，甜丝丝滑腻腻，常会诱惑我饥饿的胃。

牛棚里也没有一点儿动静。平日里的灯光、牛吃草的声音好像都被一面巨大的黑幕遮蔽了。

我十分沮丧地原路返回。屋门半开半合。我记得出门时，把门关得严严的，走出去两步还回头看了看呢。我躺在床上还没合眼，大脑就困成了一团糨糊。

朦胧中，煞白的月光照在床头，屋角祖母自备的布满灰尘的原木寿棺也泛出了白光，寿棺周围升腾着寒气，袅袅地散开，阴森森的。西北墙角那堆柴草散发出的腐朽气息在空气中飘来飘去，老鼠的磨牙声像一根细线绳在耳蜗里缠绕，偶尔还有几点豆大的绿光在黑暗中闪烁。我知道是月光喊醒了这些生灵，激活了沉睡的气息。

咦？门咋又开了一扇呢。我想挣扎着下床，把门关上，可是似有重物压身，呼吸困难，怎么也动不了。我用手使劲扒眼皮，努力把眼睛睁大。月光一点点隐去，我在浓浓的夜色中又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上学的路上，我问二广，昨晚你喊我去生产队偷粉条，我一溜小跑，也没追上你啊。二广愣愣地看着我：你梦游了吧！

二

一天凌晨，我在睡梦中听到此起彼伏的鸡叫，抬眼看看窗外，天色明亮，便认为到了上早学的时间。我迷迷糊糊地起床，穿戴好鞋帽，走出房门。月光洒在房顶，又顺着房檐泻到院子里。两只在院子里觅食

的家兔，听到开门声，躲进了西墙根下的兔窝。我相信兔子洞在地下已通向四面八方，在其他地方也有出口。几年后，我们一家搬到了城里，便把这座院子卖掉了，兔子也送给了院子的新主人。离开那天，六七十只兔子前前后后卧在洞口——从它们泪汪汪的眼里，我知道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是在为我们一家送行。

月光从院子里流到胡同，又从一个一个胡同汇集到村庄的主街，然后流向村外的道路。我始终认为，道路上的月光和田野里的月光是不同的。道路上的月光有淡淡的烟火味道，还有人气味儿，骡马的尿臊味儿……而田野里的月光有桃、杏的花粉味儿，谷物成熟的馨香味儿，新翻泥土的土腥味儿，清凉甜湿的冬小麦味儿。

我独自走在村庄东北角一条通往学校的小路上。天地间雾气和月光交融在一起，远处的土包、近处的树木全都模模糊糊的。我不会在梦中吧，揉揉眼睛，再把眼睛睁大，怎么还看不清呢——周围的一切好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磨砂玻璃。我看不见我的影子，影子消融在雾色和月光里。四野静悄悄的，我好像踩在薄薄的纱上。

前面的村庄也静悄悄的，没有鸡鸣狗吠声。寒气愈浓，我有些惶恐，加快了脚步。

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么轻柔的月光。

三

有一年冬天，我借住在亲戚家一处空闲的院落里，距离学校大约1500米的路程。我早出晚归，一天步量两次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偶尔会放下书本，沿着这条路紧走慢跑，缓解大脑的疲劳。有月光的晚上，坑洼的土路也变得平整了。多少年以后，我依然能看到自己在那段土路上跳跃奔跑的身影。月光包裹着我，我便是一团月光了，追赶着天上的月亮。

靠近路的一个窗口散射出灯光，灯光弱弱的，但它却在无数个日子里刷新了我的梦境。那灯光像是撞在厚厚的幕布上，软软地蓬松成一片橘黄。我知道，灯光下有一位清纯的少女正在苦读，她那白而透红的瓜子脸上托着一双圆圆的眼晴，黑黑的眼珠像两颗沉在湖水中的宝石，饱满圆润，光泽外溢。

她是我前桌。课间时，她偶尔回头一笑，我竟感觉这笑像微风拂过我的面庞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和桃花带雨的芬芳。我一直不敢断定，那回头一笑是否和我有关，但那个冬天我确实遇到了美好。

多年以后，我时常回忆起那个冬天的月光和月光里那个风一样行走的少年。



仰望长空

赵长风摄

回老家

◇ 韩英民

闲看花开，静待日落，又到了周末。周日上午阳光明媚，我和爱人一如既往从城区回老家看看。

驱车一路前行，美丽的风景一览无余。公路两旁的海棠树迎风摇曳，红红的果实娇艳欲滴，宛如一颗颗红宝石，美丽可爱。白杨树高大挺拔，一字排开向前延伸，微风一吹，一片片黄叶飘落，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在翩翩起舞。公路上铺就了一层金色的地毯，汽车驶过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一进村，几株粗壮的古柳树映入眼帘。说是古柳树，是因为我小的时候这几株柳树就已经很高大了，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它们依然枝繁叶茂、苍劲挺拔。

到家了，院子里金灿灿的，原来是侄子正在晾晒今秋刚收获的玉米穗，晒干后放入粮仓，等价格合适时再销售。我和爱人径直走进菜园，菜园依旧那么规整，大白菜、葱等蔬菜长势喜人。爱人奔着茄子而去。由于季节的原因，茄棵上只剩下几个小茄扭了。她用剪刀一个个剪下来，打算回家蒸熟了配上韭菜、姜末腌着吃。我蹲下身子割最后一茬韭菜，小部分用于腌茄泥，大部分包水饺和大包子。

这时，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让人顿觉神清气爽。原来是院中的两棵桂花树在竞相绽放，一棵开着小黄花，一棵开着小白花，从远处望去，就像挂满了小星星。我走到桂花树前，望着一朵朵小花，静静地闻着它浓浓的香味，不愿离去。

这时，爱人洗了几颗枣递给我，吃了一口，又脆又甜。我把目光转移到了院里的三棵枣树上。三棵枣树中，一棵是“龙枣树”，枝干盘曲，另外两棵是冬枣。其中一棵冬枣树嫁接了七个品种。有一个品种叫“蟠桃枣”，枣形如蟠桃，最大的有二两重，脆甜可口。还有一个品种，枣刚长出时就通体发红，熟透了反而褪去红色，变成浅紫白色，成熟晚，果肉脆。

家乡的一草一木，是那么亲切，那是我的根和源，是我的初心和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（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，仅用其音）

## 二十六双布鞋

◇ 李长信

黄昏，一辆公交车迎着温柔的夕阳缓缓行驶着，车上乘客不多。上来一位面庞黝黑、衣着整洁的农村大爷，他一落座就引发了一个热烈而温馨的话题。是他脚上的鞋子吸引了邻座两位大妈的目光。

他穿着一双纯手工缝制的新千层底布鞋，纯白的棉布底，黑条绒的鞋帮，看上去那么舒适合脚。

左边的大妈笑问：“哟，老大哥，这是谁给你做的布鞋呀？这年头，很少见到这么精细的手工艺了。”

右边的大妈赞美道：“你看看人家这针脚，多密实！手得多巧啊，这鞋好看得让人都舍不得穿。”

憨厚的大爷被夸得都不好意思了，皱纹里溢满了笑意。他抚摸着鞋，不无

骄傲地说：“不用舍不得穿，俺孩儿他娘给我做了满满一柜子，26双！”

“26双！哎哟！老嫂子得是多利索的人呀，怎么会做这么多？够穿一辈子啦！”两位大妈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叹着。三个人的对话引来其他乘客的注意，大家都带着好奇，微笑着静听他们闲聊。

大爷正了正坐姿，沧桑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，慢慢说道：“我今年78岁了，从年轻时到现在从没穿过买的鞋，穿不惯，一穿脚就受不了，一年四季都是穿孩儿他娘做的鞋，合脚，走路干活都特别得劲儿。5年前，她得了一场大病，好了以后，她就害怕走在我前头，怕我以后没布鞋穿，这几年就连着做了26双鞋，16双单的，10双棉的，整整齐齐地码在床头

的枣木柜子里。这柜子是结婚时她的陪嫁，60年啦，结实着呢！”

两位大妈又你一句我一句地赞叹起来：“26双，光是单鞋，一年穿一双，也得穿到90多岁呢。老大哥你真是好福气。”

大爷接过话：“甭看有一柜子鞋，哪一双我也舍不得糟蹋。我平时几双鞋倒替着穿，刷刷洗洗一双鞋能穿好几年，这布鞋不怕旧，越穿越舒服。做双鞋不容易，从打格襟、裁鞋样到纳鞋底、做鞋帮，再一针一线地上好，都是磨工夫的细活。”

大爷正满脸幸福地絮叨着，突然手机响了，他立马接通电话，说马上到家。从他的神情和对话中可以猜测出，是那位心灵手巧的大娘问他到哪里了，已做好饭菜等他回家吃呢。我盯着大爷脚上的布鞋直到他走下车，想象着那个盛满了新布鞋的枣木柜子，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模样。